

四姑父的传奇故事

杨文芳

我四姑父将来我家住，因为他的子女都很有钱，但没法跟他同住，而我母亲也来美投亲(我和我老公)，在家除了煮三顿饭外，可顺便看着他，一点也不费事，不就多添一副碗筷嘛！一个月3千美金入袋，不比我们一个人赚得少啊！20多年前，3千美金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！

那年四姑父刚好80岁，他的过去故事很神奇也很有趣，所以，我忍不住要写给你听。。。

四姑父是四川人，曾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将军，抗日时也做了些抵抗行动，先不表述，因为，情况知道的不多，他从未提及细节，可能其中有些猫腻？故不便续说。但是，当共军解放了全中国，四姑父却逃过了，共军处理国民党军队里将军的悲惨下场，那时候，也有一些大将军被杀头的！他因个子很矮，又皮包骨的瘦，皮肤黝黑，其貌不扬极了，他撒了谎，说自己只是个军队里的小伙夫，而且烧的一手的好川菜，骗过了共军对投降军人的审查。

共军刚收复国土，军队里也需要好的伙夫，四姑夫就很自然的当上了共军的伙夫，几道麻婆豆腐，回锅肉，宫保鸡丁、夫妻肺片、毛血旺、东坡肘子、口水鸡就把长官吃的每顿，都缺不了他，不久，他就升为伙夫头子，大家上上下下都爱死了他，称他四川神厨！

但他那里愿意，从大将军高高在上的地位，而屈为伙夫的低下劳苦工作啊？虽是个伙夫头子，他也是不愿干的呀！他当然不是省油的灯，在一个风高天黑的夜晚，大家吃饱喝足酣睡之际，他逃离了军队。

他后来也没说，他如何逃的？逃到那儿去了？反正，最后他也到了台湾(大概是跟着老蒋军队吧?)，还带着5个子女(3个表哥和2个表姐)，利害啊！他不太爱说话，他的事，是由他的太太(我四姑妈)在半清楚，半不清楚下，跟我们亲戚们说的。

四姑父最大的特色是“装傻”，像动物的保护色，保了他一条命，在共军部队的时候！

我那5个表哥表姐，也不是四姑妈亲生的，而是我五姑妈生的，生最后一个孩子时，

她小产死了，就由她的老姑娘，又嫁不出去，姐姐(我四姑妈)填房，反正，她也丑的很利害，又黑又胖，满脸的麻子，大概因为她能帮四姑父看5个没妈的孩子，故四姑父也没得挑的，刚来台湾，大家都苦得狠，母猪如果愿意，也有男的抢娶！其实，俩人丑得还蛮般配的，老天有眼啊！

这一对夫妻，就住在台北南机场区，狭小的军眷房里，5个孩子上下铺的挤在一房间，虽没挨饿，但吃肉的机会几乎没有，除了穷，日子还过的很苦。四姑父已非拿将军薪水的高官，因为，他对在中共军队的那一段生活，交待不清，故降职为低军职。

加上他夫妻两迷上了赌麻将牌，整日孩子们见不到父母，只有大孩子照顾小孩子，每学期开学时，四姑母就来我家跟他哥哥(我爸爸)要钱，5个孩子的学费，杂费，书包皮费，伙食费。。等等。幸亏我爸是招商局的船务经理，还付得起这对爱赌的妹夫和妹妹的生活开销。包括可怜五个孩子的学费。

后来，这几个儿子有出息，都台大电机系毕业了，得到美国大学奖学金来美读书，我爸给的飞机票钱，都被这对夫妻卖了，换成了坐1个多月才到美国的船票，中间的价差都被他俩赌输了。够狠不？有这样的父母！

老大儿子得了博士，老失业，因为大学里的教席很容易不续约，没法照顾他老爸。四姑妈是死于癌症(在台北的时候)。所以，只有四姑父一人来美国，投靠5个子女。那时，他已得了老人痴呆症，时而清楚，时而糊涂，时而装糊涂，没有人清楚何时他是清醒的？

老二和老三在康州合开了小motel带中餐馆，一开始，四姑父是住在他们经营一间旅馆房里的，他因得了老年痴呆症，过的糊里糊涂的，白天自己走到中餐馆，站在吃客的餐桌前，手去抓客人的菜吃。让儿子们很尴尬，赔了不少客人的赔偿菜钱。晚上，睡不着，去motel的房间门口，东张西望的，一间一间的试开房门，有时客人忘了锁门，四姑父就走进房去，吓死客人大叫大喊的。儿

子们又赔了很多免费住motel的钱。

俩个表姐，家里孩子小，他们的老公都不愿收留头脑有问题的四姑父。最后，全家开会，结论是找人看顾，经济好的出双倍，不好的少出点，就这样一个月，可凑出3千美金，而且是大家在台湾就认识的大舅妈(我妈妈)来看顾，5个孩子都很放心。

说是我妈妈照顾，她只是煮吃的三顿，其他都由我负责，为了多赚点收入，可帮我家投资买公寓租人，我就咬牙忍着干了，反正，也是我四姑父，自家亲戚嘛！

四姑父老不肯洗澡，每次拉他洗，他都瞪着我说四川话：“我昨天才洗的嘛！”，我说：“不是啦，4天前洗的！”他又瞪着我，微笑，很清楚地：“你记错了吧？”最后，只好挂个日历在浴室，每次洗了澡，他和我都在那一天的格子里签名，才解决了3天洗一澡的规定。(他的子女们定的)

四姑父开始有时拉屎在裤子里，全家开会决定：全家的男人，3个表哥，2个表姐女婿，我的老公，都把不穿的裤子寄来我家，由我妈把每一条旧裤子(约百条)，减得很短(四姑父很矮，腿短)来用。这事由我老公换尿裤，还有剪那厚又硬的指甲，手指甲，都是我老公负责，每月3000美金都帮我家，一栋一栋地买房地产了。帮我们初来美国的生活，走向致富之路。

四姑父每次都坐在面对厨房炉子的沙发。他拿着中文报纸(有时拿倒了)，戴着老花眼镜，从眼镜高空处，偷窥我老妈，切菜，洗菜，煮菜。有时，还会很自然的走近炉子，微笑，问：“煮啥子？”我老妈：“四川牛肉面！”四姑父，笑得很真心的璨璨：“要得！”又回去坐在面对炉子的沙发，假读报，真偷窥着炉子里的食物！发现他除了对“吃”，有兴趣，其他事，全不关心。

有一次，他的大女儿(我大表姐)在多伦多出了车祸，我们告诉了他。他只毫无感觉地说：“是嘛！”，就没下文了。也不问伤得如何啦？完全没有一般父亲，对女儿车祸的正常反应。如果，我妈告诉他牛肉面煮焦了，没法吃了，他马上站起来，着急的问：“今天

真的没法吃牛肉面了吗？”我妈摇摇头：“太焦了，苦黑的不能吃了。”大家吓一跳，四姑父说：“下次，我来煮，绝对不会煮焦。”

我们都忘了他曾在中共的军队里，做过伙夫，所以，后来的牛肉面都是由我妈洗切材料，四姑父指挥我妈下锅炖，煮炖时候都拿捏得当，煮出来的牛肉面非常美味，不焦。奇了！我和老公，我妈背后讨论多次，我四姑父真的得了老年痴呆症吗？

就这样四姑父在我家呆了5年零4个月，这天中午，他刚吃了一碗牛肉面，全吐出来了，他坐在地上打颤，我们叫了救护车，跟他上了车去医院，医生说：“没啥事！就是反胃，也许辣椒酱放多了。”

当天，我们就跟他回家，让他躺在床上，只给他点温粥喝。和他的子女(我的表姐，表哥)电话商量怎么办？他们最后决定要把他接到多伦多表姐夫开的医院，澈底检查一下全身。说明早上救护车就来接，要我们夜里守夜看好了。

奇怪的事发生了，四姑夫一夜不睡觉，双眼炯炯有神的瞪着天花板，满口的四川军队指挥用语，他那声音也雄纠纠，气扬扬的，让大家第一次看到，听到他这个将军是如何在陆大教军事学的精气神：“我们在军事上使用的“战略”，就是这种狭义的战略，也就是“设想、计划、准备、指导作战的方针策略，一般地说，是高于战术的概念，它是指导和运用战术的”。“说得明白一点，指挥全部“战斗”或战场的是“战略”，而指挥某一个“战场”或战斗的则是“战术”。

喔！全家都惊呆了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有我老妈流下眼泪说：“他这是在徇光反照呢！”

第二天，救护车接他到多伦多医院，他还在说着军队的事，停不下来，在给他做全身检查时，他走了，讲着军事理论走的。

也不知道他讲的是抗日，还是抗共的军事战术，反正，想起来他浑身是个谜，没人说得清？连他的老人痴呆症也让人怀疑，他是在装傻？还是真的？

往事如烟(关于自行车)

陈瑚容

五十年代中期，印尼的舅舅送了我一辆26吋女式自行车，这是与英国莱莉牌名车同一工厂生产的，忘记牌子名称了。车身墨绿色，后轮有锁，前轮也能锁住车轮(这是它有别于其它车型的突出特点)。加上父亲早年从国外带回来的莱莉牌名车，我们家就有两辆名牌车了。在那个年代，村里很少有人有自行车，所以，经常有人来借用车子，偶尔也有被碰坏的时候。家里虽然也不舍得，却又碍着面子不得不借的情形经常发生。

我上初二那年暑假，有一天，弟弟与我商量到旁边广梅公路上去学自行车。因为是女式车，我们不用互相扶，横跨在车中间练习平衡。右脚蹬一下，让车滑行，不倒再来，花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坐上去骑行了。学会骑车以后，出门方便多了，无论去城里还是去远处办事，都可以骑着车去。甚至有时还能后座带人。因此才会发生高考完后班主任让我骑他的进口新车去看有病的同学，路上发生车祸把他的新车报废的悲剧。

在六十年代，自行车还是高档消费品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有车的人还是少数，会骑车的人不多。大学一年级时，学院摩托车队开摩托车驾驶员培训班，招生考试是在直径2米的两个圆圈组成的8字沿着线条内骑行一圈，我是考上的三个女生之一。学习一段时间后，我得到摩托车初级称号。当教练问我是否愿意进一步参加教练培训班时，我犹疑了，毕竟我刚上一年级，怕影响学习，不敢进升级学习班了。问题是，开摩托会上瘾，此后多次在梦中开着摩托飞驰！但时过境迁，后悔药没得吃了！

工作后有段时间身体很差，请病假回家治病。隔几天就要去二十多里的一个乡村找老中医看病，幸好家中有车可以方便出行，否则也是令人发愁的难事！婚后，特别是大儿子百天过后，被送回爷爷奶奶家代养，梁陈两家相隔30里。每当节日回去看望时，都是先回自己娘家，然后骑车去梁家住，让儿子坐在横梁小座椅上来回两家跑。

若没有自行车，则不知要惹多少麻烦？车！真是生活中难于缺少的宝贝！

到北京后，那点工资买不起一辆自行车，即使有钱，没有票证也没地方买去！所以，拥有一辆车是心中的梦想！大约1976-1977年间，从研究室分到一张自行车票，好不容易买了一辆红旗牌28吋自行车，这车在我们生活中成了最有用的工具！因老梁学车晚，骑车技术不好，无法带人和货物，所以接送孩子上幼儿园、买大件商品都是我的任务。甚至假期有时全家出门游玩，则全家都在我的一辆自行车上(老大坐横梁，老梁抱老二坐后座)。我想，当全家四口都坐在我骑的一辆车上时，应该是一个刺眼的风景线！都说“女本柔弱，为母则刚！”我从小瘦弱，别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有能力驼负几百斤的重量！我自己则想，谁让我命苦呢！先生干不了的活，我再不承担，怎么办呀！好在我从小在农村没少锻炼，载重对我来说也没什么难的！

有一件事，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了，仍然记忆犹新！1977年，还没有那么方便的出租车(有也用不起!)，在老二6个月时，我上着班，接到邻居打来的电话，说她工间操时间回趟宿舍，我家奶奶看见她，就像看见救星一样，叽哩哇啦说了一大堆听不懂的方言。看样子，好像是孩子出事了，叫我赶紧回家看看。我赶紧跑，当跑过老梁所在的大楼时，叫传达室同志帮忙电话老梁快回家。到家后，看见奶奶怀里的老二因为抽风翻着白眼已经不省人事了。我和老梁抱着老二在大院门诊部折腾半天，才无奈折转中关村医院，当我骑着车在路上听到老梁怀里的老二哭出来了，心才放下来！这前后差不多有20分钟到半个钟头的昏迷时间，简直把我们胆都吓碎了！诊断因为肺炎高烧引起的抽风，老二为此住院好多天。我曾经担心他失去神志那么久而影响智力，幸好没有留下后遗症。这若不是有自行车，不知要耽误多少功夫呢！

改革开放后，我们经济好转，添置了一辆九成新的26吋二手凤凰车，岂料没骑几个月就被偷了！这在当时并不新奇，谁家没丢过自行车呢？

大哥从香港到北京后，老家的26吋女车邮寄给大哥使用。1979年，大哥离开北京回香港前，把这辆二十多年的老牌名车又给了我。我们用了多年，车链的齿轮磨得都有点秃了，却仍是好骑。有一天，我正骑行在中关村医院门前的路上，有一位男士叫住我，问我能否将车转让给他？这话问得有点突然，我有点语塞，因为我对这车有感情，难于割舍！他说他收藏自行车，这车他关注很久了。因为对于产自英国名牌“莱莉”同一厂家的这种车，他还没见过前轮带锁的，所以特别想收藏下来。然后他说，你看你穿得体的体面面的，骑这破车多不相称呀！还不如给我，保证让你买一辆国产名牌。这人凭三寸不烂之舌，最后把我说服了，当即就答应把车给他，也答应不过户，就用我的旧牌照。确实，我用他给的钱买了一辆非常好用的金狮牌女式新车。后来，我数次在计算所的自行车棚里看见过我这辆旧车。也许买车人也是计算所某人的家人？

五十年代骑行在家门口
随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我们的经济趋于轻松，自行车市场也变得丰富多彩。根据需要，我们每人拥有了自己的一辆车。有时出门，在北京城宽敞的马路上，四个人组成的自行车队是一道风景线！看着身边的孩子们，胸中充满了无限的幸福感！

只是幸福往往不能长久！随着两个儿子前后出国留学，老梁急病去世，他们的车因为不骑，我也没及时关注，没多久就找不着了！只是这时自行车已经不值钱了，因此也没多少遗憾！剩下自己一人，生活中仍然骑着我的金狮车出入。古稀之后，感觉年纪大了，一方面要防摔跤，另一方面要加强肌肉锻炼，慢慢就放弃了骑车的习惯，以走路为主了。车棚里的金狮坐骑堆满了厚厚的

灰尘，在物业清理所谓无主之车时，看着他们收走自己的旧车，我竟一点都不可惜！就让它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方便吧！这辈子的自行车梦想从此画下了句号！

现在，看着满大街的扫码自行车，感觉社会在进步，出行越来越方便，生活越来越好！可惜的是我们已经老了！2022.12.7于北京

除夕有感
陈瑚容

远望窗外夜茫茫，家家户户灯火煌。
儿孙欢聚团坐坐，美酒同饮叙衷肠。
欢声笑语耳边响，潜入陋室震心房。
吾家灯下留孤影，杂陈五味思儿郎。
除夕本是团圆夜，命苦难求别撞墙。
形单却有自由身，无需锅碗灶间忙。
山野珍馐皆可选，美味佳肴自品尝。
莫管前路有艰险，安随天命不彷徨！
修身养性保平安，亲人舒心可安祥！

